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穰集卷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録監生臣張恒

古穰集卷七

明 李賢 撰

序

送考功李先生致仕序

考功李先生年六旬有五以員外郎秩滿在正統八年夏五月一日不謀于妻子不告於寮友獨狀老疾於家宰決意請休家宰方注意薦之乃款接良久猶豫未允

既三日不行先生乃懼留之果遂抗章納禄辭極懇切命下亦不決屬之吏部先生復白于冢宰至再至三猶弗許輿論紛然謂先生學醇望重况未及引年不可釋選部郎中張君留之不獲至於泣下遲命浹旬冢宰以先生之志終不可奪宜遂其高為請於上允之内閣大臣聞之悵然謂適加品題若李某者非六卿之貳則方伯之長顧去已成矣食不下者竟日嗟夫先生果何脩而得此哉葢其所存所行必有卓乎不可及者賢獲從

先生之後八年于兹其精微遠大雖未能識至於耳目所見聞賢悦之學而未能者尚可道也飲食之甘舉世之所好也而先生珍味不嗜于口衣服之美舉世之所尚也而先生縠綺不著於身干名附勢衆人之所蹈也而先生遠之高位厚禄衆人之所慕也而先生薄之其所好尚慕蹈獨異乎世之人者何也葢先生之所好者淡薄所尚者儉素所蹈者恬退所慕者天爵惟古之人是同宜乎與世之人固有如圓鑿方枘之難合然則難

合如此宜見疎於人及其去也識與不識咸以為惜何歟于以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可得泯者或曰朝廷清明世道亨泰尊賢使能不靳爵賞雖遠方僻壤高人端士自蔽於不耀之地者咸振衣興起願立于朝況先生以宏博之學正大之行居考課黜陟之地為士屬望已久自宜遷秩崇高揖讓於公卿之間以佐化理今乃果於求去吾黨之士未有所聞賢曰先生起自布衣登名進士歷官于兹三十餘年今乃早圖晚節以全始終其

有補於士風不小子之云云奈何或乃憮然為間曰命我矣賢以門生辱先生雅愛不以形穢自鄙敬書此為別

送郭司訓之任黄巖縣學序

世嘗說古之君子大過於人今之君子不及也又謂今之人無復有如古人者予竊疑焉以為人之常情慕遠而忽近喜傳聞輕見知自古而然未必今之人盡不及古古之人盡過於今誦斯言於人無不以為然者已而

靜觀世故大要以今之君子所存所行驗之乎詩書所載則又大有不相似者翻思前日所然之言又甚惑而不可據孟子曰君子有三樂一則曰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葢古之君子誠以是為樂不誣也今之職斯樂者非校官乎然而天下之士出登仕途內則為公卿為大夫外則為藩臬為郡邑雖有大小之異莫不皆以為樂至於校官之授必有不懌然者均是務也古人以為樂今人以為不樂其所好尚若是其背馳也則今之人

誠不類於古之人矣既而思之教育英才固為可樂茍在我者無教育之具縱得是職不能一朝樂也雖古之人能得是樂者無幾使今之君子果有其具豈必下於古人之樂哉葢古之君子在春秋時惟孔子有其具得是樂戰國時惟孟子有其具而樂未遂漢之董唐之韓具亦有而未能樂文中子似有其樂而具則未在宋惟周程張朱有其具得是樂而安定亦然在元北有許南有吳具與樂亦兼有之然則是樂也豈易得哉惟古之

君子大過人者能之今之君子不及焉宜乎得是樂者寡矣郭君用輝常之無錫人自幼見樂於其師為學益富而未已又有得其可樂之具乃歌鹿鳴上春官遂登乙榜擢台之黄巖訓導夫天之於人也不枉其才郭君既有可樂之具又得其職且黄巖之士學有源委可教可育者有其人焉非如徒有其具而不得其樂者此吾知郭君之樂將無愧於聖賢君子之樂矣考功李先生實出其地賢辱在門生謬為所知命序郭君之行敢以

是告

魯氏族譜序

案富珠哩原作孛术魯故仲禮以魯為氏

太學生魯仲禮持其族譜一編詣予告曰吾族本孛术魯姓國初入版籍去孛术字先世歷有顯人文章政事具載元史而家無譜系吾懼夫族屬之無統也作魯氏一譜然世代綿邈不能遠引乃斷自諱德者為始歷子孫至震凡七世據可知也願為我序之俾族人知所紹而後世知所述以不忘水木本源之義焉予聞而嘉之

以謂江北故家子孫弗克世守先業非盡不肖也厄於兵燹故耳有或一遭是厄子孫流散隨處家焉茫然不知世系所在相逢不異於途人孰知以是為念而能追考世次乎仲禮獨惓惓於此其賢於人遠矣夫譜系之作豈徒然哉非欲矜眩閥閱誇示鄉黨也將以推本反始也將以辯昭穆叙親疏睦宗族化鄉人也由是而得尊祖敬宗之道焉豈非仁人孝子之用心歟古者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是以天下之人貴賤有常而

宗支不混奈何五季以來其書既散其學不傳而此道
於是乎蕩然矣近世大夫間有能脩舉者多出於江南
盖無兵燹之患故家子孫猶能世守其業而譜系固可
舉也今魯氏出於内鄉内鄉江北之地也乃有七世之
譜焉非子孫之賢孰能致之觀其歷世簪組後先相望
其曾大父文靖公𤅊文章政事擅名前朝仲禮尚思繼
述以振揚家聲期無愧於文靖可也雖然本深則末茂
源遠則流長理勢之必然也仲禮為人淳雅好學異日

必有光先世者吾是以知文靖之澤未艾也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尚驗之魯氏之門是為序

送朱縣丞之洛川序

吾友朱有年為人倜儻有奇志蚤入學為諸生從明師遊識見迥出輩行既登太學所交益廣所聞見益博為仕之方洞然於胷次益持此以待其用素矣特未知利器見别於何地耳今年春謁選吏部無慮千餘人有年以太學區别例試于考功歸于選部品藻于冡宰列狀

以聞命下得陜之延安洛川丞鄉之宦遊或觖望謂斯職未足以滿其才而有年亦有不懌然者予聞而惑之曰其亦未之思也古之人寧願才有餘而不患位不至以有餘之才而居未顯之位茍盡其當為則力可能而功易成況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豈可不加之意乎昔吳門葉苞丞於潛嘗曰官無庳崇職無簡繁事無難易惟敬則行以此見重於咨夔意者取其能敬職業有合乎孔子所謂執事敬者世之人往往不足於丞必以

昌黎所作崔斯立記為援殊不知彼有激而云不然昌黎王承福傳政以戒夫食焉而怠其事者而又述斯立之語以開之無乃不可乎吾知昌黎必不如是自矛盾也有年盍亦慮諸試觀今之高官大職未有一蹴而至者率有漸也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理勢之必然以有年之才固不止此行將躡要津躋膴仕以遂厥初心茲之往也惟隨其分之所至而盡其職焉無戚戚可也若夫撑便為廳斲桷鏝壁面山而俯沼嘉卉美竹儼立而

森列玩游鱗聽幽吭坐密蔭弄柔芳吟哦以自適曰丞負予予不負丞亦無取焉耳

送南陽楊推官序

南陽中州大郡也其屬十有三縣居其十山川明秀土地膏腴人生其間者有東漢風士尚節義民務農業其為訟也簡其為俗也淳守兹土者往往馳名至有不尚刑而蒲鞭示辱者斯固德化之所致抑以民生易擾也自漢以來郡之刑訟太守兼之後唐始有推官之制宋

元及我朝因之誠以一郡之大有政焉有刑焉政以為治刑以輔治治之不專則刑罔而政弛是故以守岀治同以佐之通以贊之而刑則付之於推焉然委政何備而待刑何啻于以見人君之治天下也惟尚德政民有不一然後刑焉故曰刑者輔治之具也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若夫專務黷刑以為治無乃昧於本末輕重之義乎吾郡推官楊公玉華世家蜀之儀隴為人慷慨有氣節領鄉薦入太學正統改元之三年以

選人優等擢今職嘗舉孟子之言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故術不可不慎也吾非學申韓之學者奈何務此既又曰古人所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者率由是道吾何歉乎哉於是破崖岸置邊幅一切獄訟務求其情三載之間大畏民志而庭閑若無事者茲以考績書最而還郡人榮之請予文以贈惟吾郡之風土既如此而楊公理刑又操心如此則民俗加淳不言可知而蒲鞭可復見於今日已楊公

往任益用其心哉他日又將大書特書以俟觀民風者録焉

送夏公瑾還鄉序

天之生物萬有不齊而物之成敗亦萬有不齊若夫人又物之最貴而靈者其在世也又有吉凶榮辱窮通得喪之不齊焉且以士之在仕路者觀之通達於前者或蹇滯於後遭遇於後者或坎坷於前又或前後屈焉而伸於中或中屈焉而伸於前後求其所謂富貴利達始

終得意而不失者殆千百之十一也豈非天地乘除一定之數出於自然而不可移易者乎古之君子有見於此惟盡夫在已之道而已其於禍福之來一聽於天初不芥于心焉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奈何世之人之未達也得意則喜失意則悲甚至未得意之時冥行妄作以求之未之有得秖見其失也或既得矣恣情縱欲以騁之卒亦不能保其得焉若是者非正命也諉之於天不可也然則古之君子能盡

在已之道是以俯仰之間無所愧怍卒之禍去而福來在易履之九四曰履虎尾愬愬終吉言能戒懼以順自處則終免於危而獲吉也今之君子其亦有能若是者乎吾友夏公瑾始舉進士官吏部之考功十有餘年可謂通達於前矣已而獲譴謫戍邊城離患者十有餘年豈非蹇滯於後乎茲者遇霈恩既釋其戍復官其身俾還鄉里是又所謂屈於中而伸於前後者矣蓋其所守之道同乎古之君子故能如履之九四卒之禍去而福

臻焉公瑾姑蘇人其鄉里衣冠文物之盛甲於東南諸郡葢不減於宋時洛陽也先達耆舊宿德雅望之老皆公瑾平昔相知之稔者公瑾斯歸林下又增一人矣耆英之會所樂何如哉然公瑾所以得是樂者實天之所為也尚勿忽其在已之道以為始終全人庶幾朋友之望乎

行稿序

詩為儒者末事先儒嘗有是言矣然非詩無以吟詠性

情發揮興趣詩于儒者似又不可無也而學之者用功甚難必專心致志於數十年之後庶幾有成其成也亦不過對偶親切聲律穩熟而已若夫辭意俱到句法渾成造夫平易自然之地則又係乎人之才焉嗚呼詩豈易言哉予往時亦頗好詩但無專心致志之功加以才思踈拙欲躭佳句卒不可得且能妨廢讀書工夫用是不屑為之已數年矣兹者奉命有事於蜀川凡道路之間目之所經發乎情而句亦成第恨鄙俚不能佳耳即

欲投之丙丁不如錄之以俟善詩者之運斤焉

賡詠杜律序

予以公事幹當蜀川暇日無以自遣因得杜律一册詠之不已復賡其韻或曰世稱杜詩冠絶古今以為聖於詩者詩至於是天下之能事畢矣惟太白能與之齊名後世雖有作者顧立下風莫敢與之抗也文人才子莫不竊效其體製隂襲其辭意而不敢明和其韻第恐和之不如徒取譏於人也子何不此之顧耶雖然恐取譏

於人而不敢和者詩人之慮耳吾非詩人也特憐子美之才不為世用而坎坷終身鬱鬱不遂之懷往往發洩於詩益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為者予自思身雖未嘗經此亦當驅意於此使知古人所遭之地庶幾亦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耳初不計其可也君子幸勿以為僭焉景泰三年歲壬申冬十月吉日慎獨子寓錦城

序

平陰王夫人王氏輓詩序

禮曰弔於葬者必執引執紼言送葬者必輓引紼以助其力不言有歌詩也及觀春秋時齊將命其徒歌虞殯解之者曰是送葬之歌曲也乃知輓歌之來遠矣莊子曰紼謳以生必於斥苦言必起於促急用力之疏緩者或曰隣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安有送葬而反歌者乎予曰舂相巷歌止於齊力而已執引執紼而歌者不惟齊力而又寄其哀焉詩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輓歌之意亦猶是也或曰歌以寄哀則聞命矣果出於執

引紼者之歌之也則可今之為輓詩者初則未嘗執引紼也不幾於妄乎予曰不然孝子之心雖極其哀然不能自叙其情也必托之聲詩則孝情於是乎暢矣豈必出于執引紼者而後可哉又曰公卿大夫之喪為之輓詩可也而夫人之喪亦為之可乎予曰此孝子傷其父母之情禮無彼此之間也記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所以必索詩以哀其親者亦情之所不能已也成國朱公嘗詣予告曰先母棄世得縉紳大夫輓

詩甚富幸先生為序其首子惟公之父平隂武愍王及母夫人神道碑銘皆子之所撰也輓詩之序不可以重辱公固求之不釋也竊思王之豐功茂績與夫人之淑德美行具載碑中不宜復贊特序輓詩之所從來以貽之嗟夫世之勛臣子孫率多溺於富貴視詩書為外物薄倫理而不由今公乃能從事詩書克篤忠孝於親既没之後猶惓惓不忘托於聲詩以叙其哀則其所存異於常情遠矣由是以知平隂之澤其未艾乎

贈少詹事孔君序

甲戌之歲三月一日廷試天下舉子簡命儒臣讀卷予忝與焉方試之初執事者報少一人驗其名乃孔公恂也僉曰孔氏子孫本朝鮮有與廷試者幸而有之豈可遺之即遣人名入問其故愀然曰適聞父病亟也僉曰訃音未至宜就試如令孔君黽勉從之時司晷已報午矣策就猶先於人第在高等予時歎曰孔君所存所學如此信乎為聖者之後也已而拜禮科給事中敷奏詳

雅恭慎不怠士林莫不重之天順改元皇上復正大寶慎選才能列于庶位既識君不欲輕用遲之蓋數歲矣癸未春詹事府缺人上曰宮僚務得正人如孔公恂司馬恂可也遂同陞少詹事搢紳聞之無不欣悦以為得人其僚友之厚善者請文以為贈予惟先聖之裔文學才行功名事業後先爭光者自戰國而下可數也若㳂若安國若融若穎達若巢父若道輔又其表表者蓋聖人之德之功同乎天地而慶澤宏衍綿綿不替有不期

然而然者矣雖然天下之士讀聖人之書者莫不遵聖人之道而不敢違夫然後無愧于聖人之徒況為其子孫者乎苟於聖人之道而少有違焉其愧比之常人蓋倍蓰矣可不慎與觀孔君聞父病亟不肯就試孝親之心誠矣敷奏詳雅恭慎不怠忠君之志著矣今兹膺寵擢以輔元良豈無自而然哉雖然未可以是自足也必使文學日富才行日高功名事業日進與前所謂表表者並美於千百載之上庶幾其無愧乎君先聖五十八

代孫是為序

送固始教諭姜貴憲序

人之為師出於自立者難出於受職者易夫自立者非有朝廷之命而四方之士自然景從雖千里之遠負笈而至葢非學博識廣德尊道隆灼然可以為人模範者不足以致之此其所以為難也在古有能之者若漢之董馬隋之文中子宋之孫石程朱是已是數君子後世仰之如孤松挺秀於黄茅白葦之中豈易得哉若夫受

職者非有自立之能而往主師席學不必博識不必廣也生徒之他適以法拘之而已德不必尊道不必隆也弟子之相違以勢臨之而已此其所以為易也若是者自古至今人得而為之今有人焉有自立之能而復受朝廷之命殆所謂難易兼得者矣姜君貴憲江西番易人與予布衣交也相知最稔昔在鄧庠時予與之約曰有過相規明友之道也而今而後當留意毋忽焉君曰諾遂於處已接物之際互相察之自朝至暮予得姜君

之失者不過二三而姜君得予之失者每至四五於是
乃知姜君資質之美予不及也已而予登仕路君亦還
家入郡庠後進之士皆從學焉久之多有成效往往登
巍科躋膴仕于以見姜君别後其學識道德必有過於
人者其於師道亦可謂能自立者矣今乃膺貢而來慨
然有造就人才之志遂得固始教諭君往矣慎勿以易
者自恃而尤以難者自勉庶以副朋友之望焉嗟夫予
與君不相見者二十年矣使吾不得聞過不幸孰甚兹

獲會晤方藉以相規而未及再期又復告別麗澤之益復於何時而可得乎於其行也悵然于懷乃述師道難易及相從之舊為贈且寓責善之意云

一路恩榮序

予始入學讀曲禮至士無故不徹琴瑟不知琴瑟之聲何如與不徹之意安在及讀樂記至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解之者曰絲聲有廉制裁割之義人而廉隅則志不誘於欲然後知不徹之意有在而琴瑟之

聲尚未聞也已而登進士官吏部適浙之浦洪氏以上舍生謁選聞其善琴乃禮致之來浦君為一鼓之其聲音節奏輕重疾徐各極其至而亷制裁割之義未嘗不寓其間傾聽之際雜慮頓消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從而學之得數曲焉顧於指法雖未精熟而琴中之趣則已識其一二矣未幾浦君擢尹名邑而去天順二年秋上方留心於禮樂思得善琴者於萬幾之暇時一聽其聲音以養中和之德名臣賢以問因以浦君對

乃自句容尹名至京改大理評事尋又進寺正浦君�
持一卷來告曰洪自幼好琴誠得其趣思樂之終身洎
擢官知縣又以為喜謂得琴堂焉既至句容乃知不如
子賤之在單父也葢是邑密邇南畿政務繁劇且公私
往來之人如絡繹然為縣官者奔走迎送之不暇甚至
不脫衣冠而寢稍或不及便為得罪一旦詔旨下臨如
去平地而上青霄也如釋重負而悠遠遊也如蟬之蛻
以騰飛而吸沆瀣於叢木之顛也自句容至京師雖數

千里之遠不啻若百步之近感恩榮之遽加免叢脞之煩擾乃繪圖為卷題曰一路恩榮惟執事賜之一言予謂浦君以善琴名用獲被恩榮如此蓋非常之典也尚圖報稱而勿忽使南風解慍之詩復見于今上庶幾恩榮之無忝乎

賀劉克明陞通政司參議序

歲在丁丑之春皇上復登寶位改元天順簡任才能一新庶政時則有若劉君克明居近侍任言責劾大臣之

不法者奏對閑雅聲音嚴正聽之悚然令人起畏心上甚偉之越數月通政司以缺佐聞上曰朕得其人矣比宣奏章者惟良顯哉適克明奉使親藩於外既還遂拜右叅議已而敷奏詳明一時未有出其右者僉謂上之擢用克明誠當其才也嗚呼咸若時世無遺才才無枉用庶績咸熙不占而得矣雖然此特才之見於外者耳其存於中者人尚未知之也吾聞克明早以禮經魁陜之鄉試登進士高第其經濟之畧平治之具必有卓然

出乎等夷者上將察其所存而超用之豈但如是而已

或曰若子之言將謂是職未足以盡克明之才乎且今

之通政即古之納言舜命龍曰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

命惟允夫以龍在虞廷任斯職也未聞不滿其才雖克

明之賢不讓於龍而居龍之官夫豈少哉予應之曰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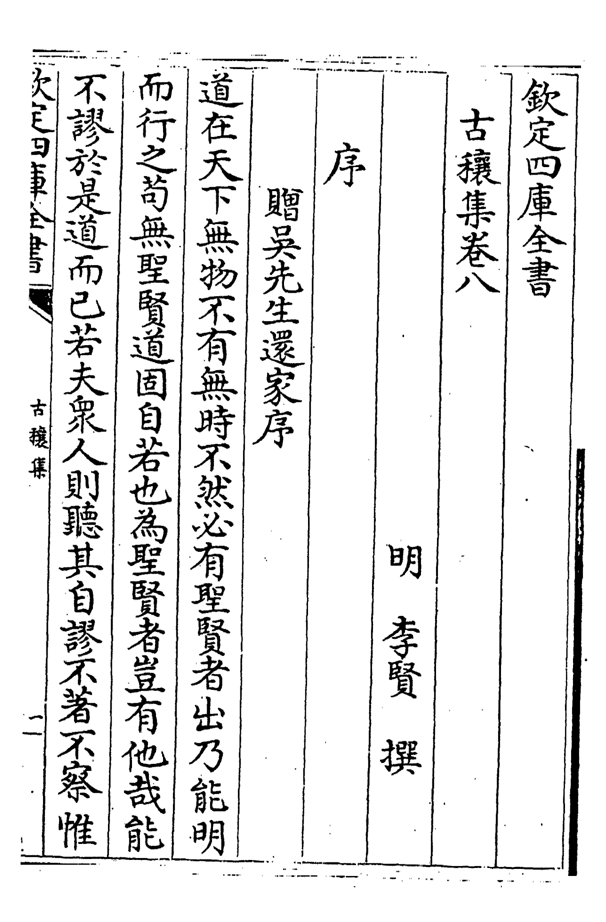
言之任固云重矣非才兼内外者不足以勝之但克明

是職由才之見於外者而得必欲稱之非展其内之所

藴不可也予前所云特以遠大期之耳然則是職固不

足以盡克明之才乎㓜克明年富力强才之所就終當不止於此在乎勉之而已都給事中王君鉉輩請予文以賀克明予非長於文者辭不獲則書此以貽之

古穰集卷七



古穰集卷八

明 李賢 撰

序

贈吳先生還家序

道在天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必有聖賢者出乃能明而行之茍無聖賢道固自若也為聖賢者豈有他哉能不謬於是道而已若夫衆人則聽其自謬不著不察惟

學者能知斯道之彷彿然擇之弗精執之弗固失之多而得之寡所謂獲十一於千百者也豈惟後世為然雖聖門高第顔曾之外未見復有純者寥寥千載迨宋之興有周程張朱者出焉於斯道也始能大明而允蹈之然聖賢之生世不常有殆無異于祥麟威鳳之稀蹤也今去數賢又若是其久矣間有一二豪傑之士頗欲振作其間然於斯道之全體終有憾焉嗚呼艱哉若崇仁吳與弼先生葢有志於斯道者也予承乏吏部時凡有

自撫來者必詢先生之動履造詣何如卒亦未有知其詳者嘗致書以伸景慕之私既而累年訖無消息意其引避者宜然不復計念後有出於其門及遊宦其地者交章論薦竟亦不起天順改元予始被命入內閣言及先生學行之懿忠國石公慨然上疏薦之朝廷遣行人齎璽書幣帛往聘於其廬既至京師上喜其來陛見之日即拜左春坊左諭德名至文華殿從容顧問寵賚有加先生以衰病不能供職固辭上堅意不允留之數月

見其病勢弗已乃允其辭復賜之璽書賚以白金彩幣仍遣行人送還故里令有司月供廪餼冀有精力著書以廸後學聖心眷望如此其盛益曠世所未聞也昔者范文正公謂嚴子陵與漢光武以道相尚而使貪夫廉懦夫立為大有功於名教以今觀之皇上之量尤大於光武與𢐣之志不下於子陵君德由此而益光士風於是乎大振而國家元氣亦將藉此益厚矣豈曰小補之哉予既得與先生面見其學極高明動遵古禮有深造

自得之樂頗留以自輔而不可得也告别之際遊其門者乞予言以贈嗟夫予言烏足以軒輊先生哉健羡之餘有不能已焉耳是為序

賀劉先生新居詩序

翰林學士劉先生所居之宅在西長安街中面北即王文安公舊居也而劉先生居此亦十年矣今年夏始克買諸南隣而大之新造廳事乃得面陽予與同官者期落成之日往賀焉先生聞之乃復見招初約在九月望

日既而移約在望後二日及臨十五夜則雷雨大作晝則寒風大作又明日昧爽方止乃十七日也是日内閣文書頗静吏報正午予與同官者乃出造而賀之至則日如春陽之暖天宇晴明纖雲不興舉盃相酬賔主之情胥悦先生羅列甚豐予以為過矣先生曰客以為豐主人以為嗇各用其情也既即席酒數行先生復請為令以樂之予曰君子不盡人之歡先生曰盡人之歡者責人之厚也今主人自欲厚之非客之責也已而酒將

闌賔主皆沾醉而威儀不忒予謂先生待賔之意甚𢚩不可虚辱宜各賦一詩以去遂命先生之弟行人寅之漫寫一韻五字以示衆賔予謂引王者先拋其磚乃速成之衆賔及主人即繼成之頃刻間無未成者豈秉與而作有神相之歟于是主人喜斯會之雅復勸酒數行盡醉而罷明日先生請曰席上所賦之詩謹為冊録之以示永久雖然必得執事序其所以然使人知作詩之意可也予惟此會可以見賔主以和相感之效焉向使

約而不移業已為之安可中輟將見飛埃滿席凄淡蕭騷賔主之情必有索然者矣豈能賦詩而盡歡哉今移其約而得天時之和若主人知而擇之者非偶然也夫天時之和實由人事之和所感名惟為賔為主者志同道合舉措得宜而盡人事之和則天時之和自然應之不然或有一人乖戾于其間未必得此吾因是有以知天人感應之妙矣先生名定之世家江西之永新其先君子儒行甚高先生得家學之傳為文必追古作方角

藝春闈時泰和王先生知貢舉見其策驚曰世未有此文今有之必永新劉君也遂擢為第一已而開卷見先生之名乃其子也寅之亦登進士第先生長子稼復領鄉薦餘子七人如玉如蘭然則斯室之新其慶未有涯也席間賓主共十人各列姓名于所賦詩後茲不悉數

玉堂賞花會詩序

文淵閣之下有花臺焉列芍藥三本聞自宣德間章廟嘗幸閣命作是臺特植一本居中是也景泰初增植二

本左右是也又聞宣德正統時歲常有花洎増植之後未嘗一開天順改元之初予方入閣時則同事者四人居中一本遂開四花佳者惟一枝耳今年春季前萌芽忽出予與彭呂二先生往來目之未敢必其開也是月望後林李劉倪錢諸先生偶來聚觀枝葉始茂予因戲曰此花若開必共賞之又數日有緑蕚焉首夏上旬之四日遂各吐蘂欣欣然若解人意吾之賞業乃成初亦不必其數也明日會者八人花即盛開八枝各獻芳妍

無不佳者咸以爲異以理觀之固出於適然以數觀之似亦非偶然也因思昔者韓魏公在廣陵時是花出金帶圍四枝魏公甚喜乃選客具樂以賞之蓋以人合花之數也予今會客以賞花初不取合於花數蓋花自合人之數也夫人合花數者係於人花合人數者係于天然魏公四人皆至於相亦豈獨係於人哉由是觀之則魏公之有意蓋亦合乎天數之自然矣嗚呼魏公一代之偉人也後世誰敢望之偶因賞花一事而比論其所

以然耳諸先生曰此禁苑之花又非廣陵者比然三本三色宜製佳號遂名居中淡紅者曰醉仙顔居左純白者曰玉帶白居右深紅者曰宮錦紅予作詩一章復和數首諸先生在會者亦皆和之但取適情不拘首數時惟廷臣黄先生以足疾不赴會明日復開一枝廷臣當之亦和數首已而閣院青宮諸僚友咸喜為玉堂盛事亦屬和之且謂區區不可無言以紀其實也遂序其所由於首云

澶淵紀先生輓詩序

人之常情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蓋得君則得富貴利達矣若登名進士其勢漸可以得君乃富貴利達之階梯也孰肯舍之而他適乎偉哉紀先生之為人也先生早以渟篤之資博雅之學登名進士於富貴利達殆無跬步之勞顧乃舍之而願就教官則其所見豈常情之可測哉夫教官者道義之所寓也先生惟以道義存心故能不以得君為念視富貴利達不知為何物也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言所見者道義而已外物不足以動之也古之聖賢君子所以異於人者在此奈何世之人不知天爵之貴而惟人爵之慕卒歸於鄙夫之域而已吾於紀先生安得不擊節歎賞哉嗚呼先生逝矣而其制行之高無愧於古人者不可泯也宜予搢紳大夫景仰其行作為詩歌以輓之葢亦情之發有不能自已者其子工科給事中欽裝潢成帙請予為序予與先生同官吏部聞訃之日已嘗為誄辭

一章以寄哀矣慨念平生不可復作乃以先生所存之大者冠諸篇首若夫歷官行己之詳具載狀銘者兹不贅

送林先生致仕還家詩序

宣德癸丑予始至京師舉進士見翰林諸先生衣冠濟濟無慮數十人若林先生其一也今三十餘年矣以先生視之或前或後或長或幼零落俱盡而先生獨存何異於衆芳摇落之時而孤松挺秀者乎噫果何脩而得

此也予嘗以理觀之先生之為人也德性堅定而不移氣質沉靜而不躁處心平易而不險操行端潔而不污臞然身不勝衣而志不餒也怡然自得其樂而思不出位也然則安享禄位於悠久者得非有此衆善之所致乎盛矣哉當太平無事之日從容於館閣之間而壽至稀年之上者在今惟先生一人而已曩者先帝復位之初即進先生為翰林學士又明年先生以七十乞歸先帝謂臣賢曰此淳雅君子人也不可釋去自後先生屢

求致仕以先帝不允未遂所懐今皇上嗣登寳位念先
生隨侍講讀日久特加太常之秩先生慨然曰吾年七
十又五筋力衰憊如此尚可戀此厚禄而不休耶遂上
疏懇辭皇上重違其意而允之予惟先生今日之歸視
漢之二疏職雖不同其隨侍東宫而輔導之任則同也
二疏當輔導之日上疏乞歸宣帝即從其請先生於輔
導之日亦上疏乞歸而先帝留之至再至三而卒不釋
去誠以先生正人而儲德頼以成之也兹者皇上臨馭

天下先生為舊學老臣尤不可一日不在左右奈何年近耄耋禮在優閑所以遂其請焉先生歸矣凡同官者且喜且惜喜則喜其保全晚節而俯仰無愧惜則惜夫老成既去而後進無聊乃作二軸分題為詩以寫其出身歷官歸老之狀而予為之序云

贈南京翰林學士王君詩序

予嘗以為仕途通塞造物自有乘除之數不必容心於其間歷觀古今居仕途者有以知其故矣葢得意於前

必失意於後蹇滯於始必顯達於終或前後得意而中則失或始終蹇滯而中則通在君子惟居易俟命而已反是未有不怨天尤人者焉且以毗陵王君觀之一登甲第即為編脩守職十有餘年之久方以秩滿而遷何其淹也已而居侍講也曾未期年而有春坊庶子之擢又未許時而有南京學士之擢何其驟也假使王君於未滿之時厭其淹而思欲振之其奈造物之未許何又使王君於復遷之後懼其驟而思欲辭之其奈造物之

無意何然則王君之所存亦不異於居易俟命之君子矣士之處世如此則名節豈有不全風俗豈有不厚而國家治道豈不賴之益盛哉雖然古之論文學者必以德行為之本王君所存固異于人而又以明敏之資廣博之學醇正之文為翰長於故都固綽綽然有餘裕矣使惟此自足而忽於踐履操守之間亦豈朝廷擢君之意耶試觀前代學士之選捨張洎而用畢士安捨梅詢而用楊億寧用實儀而不用杜韡寧用劉攽而不用曾

肇則命官之意可知矣閫院僚友滎君是行分為十題賦詩贈之而予為之序

世德堂序

義惠劉侯繼祖之孫祠祭署祀丞雄者持世德堂卷謁予曰雄之婦翁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苗先生也先生致仕家居題四言詩一章於卷以惠雄有勉承世德之句故摘以名堂欲常目在之以景前人之德而自勉也惟大君子賜之一言予聞義惠侯世居鳳陽昔太祖高

皇帝微時侯以鄉曲之舊嘗助其不給已而復與善地葬帝之考妣則今皇陵是也帝得天下之後念侯之恩侯已亡矣特贈爲義惠侯賜侯夫妻誥命具道其事復官其子以報之葢劉氏世德自侯始侯之子英爲祠祭署丞孫鏞繼之曽孫謹復繼爲奉祀京復繼爲祀丞率皆淳雅端謹樂善循理而世德不替焉今雄繼爲祀丞乃以世德名堂可謂有其實矣雖然侯之濟人其諸異乎人之濟人者與人之濟人所濟者不過尋常之流耳

尚獲顯報于身于子孫若侯之所濟者非常之人當時賴侯之濟不至窘迫一旦出而治世天下之民咸被其澤君子推本未有不大侯之功德者故曰侯之濟人其諸異乎人之濟人也然則侯有功德於國家如此所以慶流後裔一門五世咸脩其德簪組相承媲美于時豈偶然哉吾知劉氏之澤未艾也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其劉氏之謂歟

贈太醫劉君序

成化改元端陽後五日予左頬中偶患腫結即名瘍醫劉英氏視之曰風熱所致也其勢方盛不可急吹藥其上庶以解明日再視復吹之又明日亦然且相以消毒之劑所患自若藥力既不能敵其痛乃不可忍入夜尤劇予以英之技止此欲改圖之英且囑曰慎勿為他醫所惑也適有親識以一醫來視之曰此易易耳痛可速止問其法曰必潰其外以出其毒今夕可安枕矣予雖急欲止痛又恐其術不良醫者欲售其藥曰不然只內

潰可也予念英之言竟猶豫不决及視其藥若黒油然醫者既去持以示英英大驚曰已用之否曰未也英曰幸甚此膏著肉糜爛矣况欲置之頰中安能保其不傍及乎吾恐患者未愈而爛者方殷也乃以指入口探所患處曰腫今成疪可决矣徐以尖刃决之膿即潰出予殊不覺英大喜曰無恙矣吾初非不欲痛之速止也柰何疾勢不可遏第以藥力防閑之使之不至散流而已若不待成疪而先時强治之是欲速而反遲也吾驗此

多矣堅守其法不敢違焉膿既去痛即止是夕乃得安寢又數日而愈予惟人之有疾不可不謹也向若不聽英言輕聽薦醫之說秪自苦耳曩者予患足疾亦痛不可忍名醫治之但敷藥其上而痛愈甚朝廷聞之亟命英父院判君來視所患處一決而愈英之父子妙術咸見效於予予何幸哉今院判君辭世矣而英之術方crescendo

行予嘉其醫道精熟如此將來名位未可量也特序以贈之

楊文定公文集序

古之君子有事業者未甞無文章葢事業所以伸平生之志文章所以著平生之學事業而濟之文章則益顯文章而本之事業則益重若徒有事業而無文章譬之植木但有質榦而無花葉則為枯槁之木矣士生斯世亦何嘗不欲事業文章之兼得也然而兼之者鮮焉何哉由學與命之不同也夫事業可述而文章不著者是其學之疎也文章可述而事業不著者是其命之蹇也

學必優焉命必通焉事業文章斯可以兼得矣今之君子能若是者楊文定公其人也公早以進士甲科職翰苑領宮僚又進而直弘文入内閣輔導之功論思之績經濟之畧著于五朝聞四方者可以傳之乎百世而無窮及觀其所為文章則辭惟達意而主于理言必有補於世而不為無用之言論必有合于道而不為無定之論嚴重老成有臺閣之氣象焉然則公之志伸于事業學著于文章方之古人豈多讓哉僉憲董君應軫於公

為鄉後學得公之文壽梓以傳求予序嗚呼公之文章以事業而見重於世必矣何以序為第予素慕公之為人序公之文固所願者獨以晚進孤陋不能發公之所縕耳遂三復其藁而歸之

二程全書序

嗚呼道不易知也宜乎知之者寡自孔孟至兩程夫子中間千數百年學者於斯道渺渺茫茫無異於夢中若漢之董仲舒揚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亦皆有志斯道

慇勤著述以傳後世求其造之深而知之真者卒未有焉由是觀之道果易知乎向無兩程夫子以出類之資深造是道而發明之則千數百年之後學者復如夢中而已雖然宋之大儒於斯道造之深而知之真者尚有其人顧賢獨推兩夫子者何耶葢周子雖云默契道體而兩夫子受學之後擴充廣大發明親切其功過於周子矣張子雖云妙契洛書及聞兩夫子之論盡棄其學而學焉實有得於兩夫子矣至於朱子集羣賢之大成

則又神會心得於兩夫子之言而興起者觀其於羣書之中摘庸學語孟四書為標指而發明其理以示後學於無窮則續孔孟千載不傳之緒者舍兩夫子其誰哉然則兩夫子之書學者所當尊信與四書並行可也今去兩夫子四百餘年學者不見其全書天下缺事無大於此矣國子監丞閻禹錫惓惓訪求兩夫子遺言盡得其書而集之名曰二程全書欲刻梓以傳求賢為序夫兩夫子發明斯道之言具載是集顧賢何人而敢置喙

於其間景行之餘不能自已特著其梗槩于編首如此若夫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脱於言語之間而得心傳之妙則在學者所自勉也禹錫兩夫子故里人賢亦忝在鄉邦云

送禮部侍郎李公南歸詩序

君子進退以義不以利進而合義則進得其道而無倖進之非退而合義則退得其道而無茍退之失不然則進退以利而已世之學者非不知義與利之分也求其

進退以義而不以利者何其少邪豈知之有未真邪抑為私欲之所蔽邪夫知之有未真者其失猶可望其改也其為私欲之所蔽者吾恐終其身矣嗚呼可不察哉今之君子能察二者之弊而惟以義進退者吾於克述李公見之且以求退一事而言今天子以克述博學能文命脩英廟實録而為總裁之副一旦以微疾捨之而去自常情觀之孰不曰事已就緒業將告成進官錫賚有日矣以利言之安可去乎而克述之志則不在此意

謂晚節不可不早圖也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天道自然不可違也年臻六十子已登科宦途有繼亦可休也而況嬰疾未愈思鄉日切於此不能見幾而作尚俟終日可乎所以惴然求退不愛輕肥而直欲遂林下之願也故君上不能留僚友不能止親舊徒興悵别之懷士林徒惜老成之去而克述之心惟見義之所宜退浩然而歸莫之能禦視前所謂利者不啻浮雲之輕漠然無所動於中也名節從此而益全廉恥由是而益振國家有

斯人而道益光鄉閭有斯人而榮益彰然則如吾克述者豈可多得哉詞林僚友重克述之行欲侈為詩文以壯之乃分題十二叙其歷仕始末之詳以予與克述為同年友也宜為文以寫其情素噫吾榜百人三十年間零落殆盡今在朝者惟秋官卿陸公及克述與予三人而已今克述又云别去在予尚忍言邪雖然疾愈而望其復來實今天子人惟求舊之意重用老成而不欲釋者克述尚體之勿拂焉此予之志也

送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彭先生省親詩序

臣子所當盡者忠與孝也說者謂忠孝不能兩全予以為不然夫為人子者終身事親不干仕進是固不能盡忠於君矣若見用於世者登要津躋膴仕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謂之忠孝不能兩全可乎第以位有崇庳任有輕重故為孝為忠亦不能無大小之殊焉今之位崇而任重若吾僚友彭先生純道其一也純道以進士第一人歷官翰林居論思之地司輔導之職典領機務參决

大議主上獨加眷注百僚為之具瞻其於忠孝不既大乎純道曰此以理論忠孝非人情也禮云左右就養無方言事親也左右就養有方言事君也事君事親雖有無方有方之别而左右就養則無彼此之分臣子之盡忠孝必如此庶不失其情焉且以有方為言以見為臣者各守其職有一定之方不必務在君之側也以無方為言以見為子者不分職守無一定之方不可一日離親之膝下也吾今違養十有六年矣而家嚴之壽七十

有八縱不得日在親側而得一面於垂老之際亦無憾矣於是上疏懇乞歸省上以純道如左右手誠不欲暫釋重念父子之情不一遂則又乖以孝治天下之意於是不得已而許之又慮純道歸見其親情不能舍必有眷戀不起之懷俾之乘傳而往賚予加厚復以中貴人輔行無非欲其來之速也夫來之速者豈徒然哉凡百制作賴之脩飾焉凡百政務賴之贊晝焉而又欲主德日進於光明國是日臻於全美主上之所委托士林之所

期待而僚友之所顒望者無不在是然則純道一身之所係豈直泰山之重哉同官者於其告别不能默默乃分題賦詩以壯其行謂予與純道相知尤稔宜為序以道其情第愧才思踈淺深有愛莫助之之歎姑述其槩如此若夫去來之榮具載題詠咸世之所稀有者非純道不足以當之

乾隆御覽之寶

古穰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穰集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録監生臣張恒

謄録監生臣官懋弼

古穰集卷九

明 李賢 撰

說

名說

曰賢曰謙曰讓吾兄弟三人名吾長名賢次謙次讓也或曰人之兄弟為名者字傍必同取以類也今子與若弟或異或同何也曰吾兄弟為名字不較其傍之同者

取其義也父師之命也吾何與焉然則父師期子弟也其肯下乎必欲造乎成德之地而已曰賢曰謙曰讓固皆德之稱也而賢為德之總名謙與讓一端也嗚呼賢豈易能哉一譽其賢於人雖有其實必為之退避不敢當況無其實而取以為己名若固有之終身者斯何人也夫有其賢而別其名不害其為賢也無其賢而冒其名將見鄙於人人矣不可一朝居也亟欲辭之而不可得為之奈何父師之命也吾何與焉謙與讓何憂乎以

我為賢謙而讓賢之致也謙而不讓非賢也讓而不謙非賢也而況不謙不讓乎將何以副父師之意也吾於是乎難其為人矣謙與讓何責焉卜吾之賢否於謙讓乎見之必謙讓於終身吾之責可逭也一不謙不讓難乎免吾之責矣記曰兄良弟悌弟之所以悌者以其兄之良也在我者必如是而後天倫之道盡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順矣乎父母順斯不負其所期矣顧名思義吾兄弟勉之哉

捕魚者說

湍之北涯有港焉水自湍流滙而為淵始容小舟入百步外漸濶成潭水深莫測相傳有龍隱其中魚大至尋丈戲躍自得觀之者環步垂涎而不敢犯村有漁者不勝其欲獨棹往捕之飽其船以歸潭亦寂然無所靈異里人見之驚其得魚大且多爭問所自漁者靳不以告由是見者潛持羊酒粟帛以賂之始肯一告求者既多告之亦衆衆既知之懼前所聞猶豫不往漁者利其賂

曰傳有龍者妄也昨者吾捕良久寧不興起邪能我從者與俱於是隨以往者十八九惟一二熟計之謂龍處必深彼必會其末知耳其可再乎獨不從已而漁者進從者繼之至潭方捕之頃水忽湧溢漁者不知所在餘皆驚亂迅雷大震墨雲匝地烈風暴雨驚雷閃爍漁人溺死過半得附岸者神飛心悸不知言語飲食者累日惟一二不從往者無恙嗟夫漁之貪利而蹈害也如此人之趨附權勢也亦然方見其赫赫之權炎炎之勢可

以富人可以貴人莫不趨之附之百計效勤以餌其所欲已而天道一還權勢既滅趨附之人逮禍莫逃與從漁者何擇焉惟守道秉義君子能遠之也録其說以為士之立身者鑒焉

獵說

予在庠時聞獵而喜未之覩也尋於郭外觀之而好未之遂也時則思其布置之勢得獸之狀可愕可喜欲獵之心愈不可制逢歲之暮例得休暇庠之友聚而往獵

焉予即欣然以隨出乾方過湍流數里有村村之北曰張氏其背之地盛茅衆曰此中有藏可獵矣布罝於下風縱火以驅果見獐兎三五驚馳至罝躍而脱之莫獲其一衆以為不利復收罝以西不知其茅擅於張氏見其火盡家人持梃來追衆皆徐行待其至予獨懼謂至則必相毆擊衆以予怯令挾一罝奔而西張氏子望見舍衆以追予進至村家得理機者護之梃不可施怒猶未已主人固解始免予畏其毆擊心膽戰慄不能自持

已而同行者亦至相與憮然初興皆沮以歸予自是好獵之心遂絶既而思之張氏子我師也勢雖不同而理則一縱使嚴師以賈楚臨之又何加焉作獵説

吾鄉説

吾鄉地廣土肥民亦竭力其中而卒無千石之富者何也豈上之人侵漁或下之俗侈靡邪已而覘之葢非二者之弊乃賈人斂之耳吾鄉之民朴鈍少慮善農而不善賈惟不善賈而四方之賈人歸焉西江來者尤衆豈

徒善賈譎而且智於是吾人為其勞力而不知也方春之初則曉於衆曰吾有新麥之錢用者於我乎取之方夏之初則白於市曰吾有新穀之錢乏者於我乎取之凡地之所種者賈人莫不預時而散息錢其為利也不啻倍蓰奈何吾人畧不計焉一有婚喪慶會之用輒因其便而取之逮夫西成未及入囷賈人已如數而斂之由是終歳勤動其所獲者盡為賈人所有矣專此之利寧有既乎吾鄉之民坐是卒無千石之富尚不覺悟若

恃賈人以生者寧與之利而甘心焉嗚呼朴鈍少慮一至於此惟長人者能禁其弊不數歲而吾民富矣

憫農說

嗚呼農可憫矣而不憫者不見其勞也不見其勞而憫之非其情也不見其勞憫之而出于情者其惟聖賢乎予非聖賢也而憫之出于情見其勞故也夫好逸而惡勞人之願也願之所以如是者身也人之身逸則樂勞則苦出于願者本於身故也斯願也農敢遂乎故必矯

斯頠而勞其身若好之者炎日可畏也暴其身而不少
休密雨可避也沾其體而不少輟手足龜焉髮膚汚焉
勞極其苦而尚慮天災是以終歲勤動於田野而五穀
不可必得夫百工技藝身無暴沾之苦苟有勤動利無
不得者嗚呼農可憫矣勤動而必得可也不可必得何
勤動之有然而不敢不勤動者其心以為勞其身斯無
慊焉穀之得否一聽于天也未有不勞其身而有得者
夫勞其身而得者常也或不得者變也故曰耕也餒在

其中矣不幸而餧焉其可憫也甚矣作憫農説以達夫為人牧者

過淮說

予昔為進士奉使過淮欲渡至安東會風阻至晚而息洎曉或曰浪平可渡矣或曰中流尚未平也已而言平者衆予遂登舟將百步許波有微痕舟人喜曰浪果平矣又百步許浪勢漸大舟人疑之將近中流浪大如屋舟如瓢焉隨其勢而上下之執櫓者悉磬折焉浪花噴

入舟中舟勢閃側予不能坐立呼其退止舟人曰勢不可退有進而已予甚怖既而抵岸或曰昔程子中流遇險不懼而子懼何也予曰彼賢者也予何能焉雖然程子中流而遇風波非不謹之於初也苟罹其難付之於命可也予則風未息而渡不能審之於初也倘遇其患是與立巖墻之下者無異不知命孰甚焉

四友說

愼獨子有四友焉同處於虛靈之室方其初也無泛雜

之交惟四友相隨慎獨子待之甚善然四友性各不同未嘗與之茍合慎獨子或不能堪猶未疎也旣而羣小獻媚慎獨子日見親密自謂愛已者莫此輩若也於是遂疎四友而虛靈之室不容見入昕夕之間惟與羣小共處而已人見四友而歎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然四友皆存心忠厚雖被疎外曾無一毫憾意見於言面或偶然相遇於途亦不回避慎獨子視之漠然畧不少介於懷識者莫不誚其愚也至於晚年多聞前言

往行漸覺為羣小所誤無益於己一旦翻思四友之善痛自咎悔且曰四友於我何負焉我乃見疎如此使我之德將老而無成抑誰之過歟從此奮然盡疎羣小然後肉袒負荆謝罪於四友而四友惻然曰子為邪類所惑一至於此吾輩憐子陷溺無計為子脱之非不忠於子也勢不能也今幸能自脱吾輩喜慰之不暇而暇為子責耶慎獨子聞斯言也慼愧交集乃為之誓曰而今而後所不與四友同者神明殛之然四友不知其姓一

則稟性温和為人慈愛一則負資剛方臨事有斷一則端莊謙遜雅有文彩一則明哲通變能别是非慎獨子由是深相結許動止出入必與之俱四友者各以其善之所長行之不敢自有咸歸於慎獨子以故遂成慎獨子之德嘗曰吾輩與子與生俱生非一日之雅一面之識者比敢不盡心輔子必使令聞廣譽施於子身務期不負相須之意焉慎獨子歎曰若數子者真吾之死友也遂終身交好不渝卒償其誓云

貍奴說

天順改元予始入閣自幸得見平生未見之書時開厨檢之往往為鼠所嚙及見羣鼠往來自若畧不避人予甚怪之左右曰此鼠閱人多矣自永樂宣德以來皆然真鼠之黠者予謂此類安可縱之乃謀諸左右設機以捕僅得其一二焉由是益横凡枕席几案書史圖籍俱為遊戲憩卧之所在在處處罔不遺穢畫而拂之夜則復然雖密其窓户必得隙而入或新裝書冊稍不閉藏

必碎其裝而盡其糊不勝其擾乃市一小貍奴置閣中晨視遊戲憩卧之所悉無遺穢予且喜且異夫以内閣深廣而貍奴以微小之軀力單勢弱一入其中不動聲色頓使羣鼠潛踪避去何哉或曰此其職也天賦其能爾予曰豈盡然邪有猫見鼠而不捕者有鼠見猫而不懼者又有與之同眠相戲相嚙者然則若此貍奴豈易得耶記曰迎猫為食田鼠也猫之職固在捕鼠以除害必如貍奴斯稱其職無愧矣嗚呼士受朝廷之職者視

貍奴亦盍警歟作貍奴說

壽說

予宣德中詣京師舉進士當時公卿不過三楊蹇郭吳胡數人而已久之相繼以没惟宗伯胡公獨存居官三十餘年如孤松挺秀為之僚佐者已經二十餘人謝代之數如過客焉議者莫不羨胡公之悠久已而致仕還家又優游數載壽八十有九而卒予於其既卒之後思之似與向之早没者均焉亦無先後之可較也嗟夫古

之老彭老聃亦不免於死君子惟令名之可貴爾壽足多乎哉宜論者以彭殤為齊也雖然人之常情其處世也樂於久而悲夫暫見古人壽之高者未嘗不羨其便饒而於壽之短者必以為虧欠而惜之也無乃昧夫達人之大觀歟

物形說

萬物之形不出方圓二者然草木鳥獸之類由天生者其形圓惟器用室宇之類由人為者方圓兼之大抵出

於自然者未有不圓而方者反是葢圓之出於自然者以有理為之主也理即太極假使有形無不圓者故周子為圖以示人亦必圓其形焉或謂天圓而地方地豈不出於自然乎曰以地為方者據其平言之也殊不知天包乎地地如卵黄葢亦未嘗不隨天而圓其形焉且紙窓之隙初無圓者日來射之其影必圓葢亦隨日之形耳水波之靜雖曰平焉以物投之其紋必圓葢一生水水亦隨天之形耳以類而推之莫不皆然于以見造

化之妙矣

聖人說

或云聖人無有不善終者以其有周身之計也此說非是夫天生聖人豈偶然哉如大舜成湯文王孔子皆遭患難以勢觀之決不可免以理論之必不能害所以雖遭患難終不至於死也孔子自謂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在己有如是之德之文皆天之所賦與也在人安能違天之

意而害我乎由是觀之聖人所以必得善終者實天意也豈賴周身之計哉

雀鼠說

天下鳥獸有畏人而不依人以為生者鵶鵲獐鹿之類是也有不畏人而依人以為生者雞鵝牛馬之類是也惟雀鼠之為物也不然畏人而依人似乎可怪既而思之葢亦出於不得已焉欲不畏人則必戕其命欲不依人則無以為生是以雖依人以竊其食而穴其居其心

之驚恐畏懼未嘗頃刻忘人之害已也幸而獲保其身則其瀕危歷險豈可一二計哉人推此心庶知二物之可憐而不至於甚惡之也

題跋

讀活民書

予觀董氏所集救荒活民書其用心仁矣哉凡為君為臣者不可無此書而為守為令者捨是無所用其心矣奈何世之人見人文集雖無益於世者必汲汲然刻梓

以傳視此反不挂意葢不知當務之為急者也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當時若見此書未必不擊節歎賞也

讀包公奏議

予讀包公奏議乃知宋仁宗之賢三代以下絶無而僅有者其所以容受直言葢其天性之美初非出於勉强好名如唐太宗者嗟夫天下未嘗無包公也第以仁宗為難遇耳包公奏議仁宗賜之也天下之士為諫職者

果遇仁宗則其奏議未必下包公也若曰有仁宗為君而無包公之奏議尚何諫職之為乎

讀趙清獻奏議

進退人才固人主之柄不可下移也然而進退未當者不有臺諫論列人主無從而知之由是奸邪得志國家之禍可勝言哉觀趙清獻居臺諫於人才進退之未當者初不以利害自計必上章懇陳其不可期於必從而後已或未見從章必累上不敢憚煩至有二十餘章者

猶不見從必自求貶竄閉門待罪彼依違顧望苟且於是職者聞清獻之風當赧然慙靦汗下沾衣也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不然則非夫矣

恭題仁廟御墨

伏覩仁宗皇帝即位之日慨念詹事府少詹事鄒公已没特贈太子少保謚文敏旣勅工部爲建墳塋葢祠堂復勅禮部令有司歲時致祭永爲常祀嗚呼仁廟之心誠念公輔導勤勞而報之必欲稱其情焉賢聞鄒公爲

校官為州守而學行之髙已重於士林既而預脩髙廟實録復脩永樂大典為總裁又嘗訂定鹵簿冠服儀制草平南獻俘露布出參大藩入為郎署是以受知文廟選為宫僚擢庶子以至少詹事其輔導之功必異於尋常逺矣報典之厚豈偶然哉今禮部左侍郎幹公之子也以所藏御筆勅文製為卷軸持以示賢拜觀之際不勝景仰豈但筆力遒勁可追前代之飛白而已哉其篤於待臣之禮可以度越前古為子孫之永鑒矣公之後

嗣當寶而傳之以昭前人遭逢之盛百世之下將無有觀感興起而振其家聲於無窮者乎

跋寫懷録

勛部陳君爲人恬退無宦情雖爲明時一出登名進士歷清秩而林泉之趣未嘗一日不往來於懷也觀其於仕途中每逢除夕必作詩見志至於悲溢劍思歸二賦益足以見所存之高昔李愿退隱韓子述愿之言爲序以送之形容賢不肖之態雖盡未必愿自言也惟陶潛

歸去來辭乃是自言其情如此觀陳君此録葢有過於愿而無愧於潛矣嘉羡之際題其後而歸之

題句宣異跡卷

正統戊辰夏河南汝陽蝗為災官民憂懼走報藩司參政宋公惕然于心馳往視之捕令未出引咎自責仰禱于天其意葢謂求之天而不得乃舉捕瘞之政焉忽有禿鶖數萬結陣而下食蝗以盡禾乃登凡汝南之人與夫官遊其地者莫不懽忻鼓舞形於詩歌題其卷曰句

宣異跡間出以示予予聞唐姚盧為相時山東大蝗崇奏不可坐視不救乃出捕蝗使懷慎謂天災不可以人力制宜脩德以弭之崇不從而蝗害訖息先儒論二相持議不同謂崇知求之人而不知求之天懷慎欲求之天而不知求之人雖均失之偏而懷慎之言要為知本不可以崇能去災而遂以懷慎為濶於事也今觀宋公行此一事可謂本末兼舉無二相之偏矣况先本後末求之天而得之不復人力之需焉豈不異哉雖然匹夫

一念之誠尚能感天動物況居方岳重任承宣政化而一方之民休戚所係者宜乎此感彼應捷於影響而汝陽之蝗不能為害也傳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吾於息蝗一事可以知宋公之平生矣公曩以叅政報最而來為上所知留為太僕卿未幾復陞兵部侍郎今事業日富德望日隆極其所就姚盧輩葢不足尚也

讀宋朝經濟録

吾觀宋朝經濟録乃知宋之所以有三代之風者實由於此嗚呼盛哉自太祖而下九主率能開通言路其間名臣無慮二百餘人於天道君道禮樂刑賞財賦兵戎諸類知無不言言無不切凡人之邪正事之利害無不上聞而慶歷元祐之時為尤盛其經國大猷豈直遠過漢唐而已哉雖比隆三代可也

跋趙子昂書陸士衡文賦

文章雖為末技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其妙觀陸士衡文

賦一篇雖曰形容才士作文之趣實寫其平生肆力文章之功非望空想像億度而為之也其用心之勞可知矣雖然聖賢之文則異於是何也有是理則有是文無是文則是理有缺苟有所作不為無用之空言况攄發胸中所藴一氣流通如風行水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非末技也末技云者詞章之文士衡所賦是也然造其妙者亦寡矣若士衡者顧豈可少也哉矧重以子昂之書二美具焉固後世之所寶也子觀山陽尹

畢玉所藏本因題而歸之

跋春暉堂卷

姑蘇趙惟暕持春暉堂卷踵予門請曰某不幸少失怙賴母氏鞠育以底成立痛惟先人弗及養矣幸吾母壽且康常思所以報之者取唐孟郊詩中語以春暉名堂請言於文章鉅公多矜而畀之者故敢請於下執事予辭不能詩而惟暕請之不置啟而閱之歌詠既充贅言何益雖然有一言焉春暉慈母良可並矣而慈母之恩

則有過於春暉何也春暉固能發育草木矣至於成否任其自然春暉不能用力於其間豈若慈母愛育其子心無所不至哉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我腹我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由是觀之則慈母愛子之心不如春暉若是之恝也况春暉之煦物也博而不專而慈母之心子之外無兼愛焉論至於此則子之報母比之寸草之報春暉其又難也審矣春暉固無意寸草之報而寸草亦不能報春暉人

為萬物之中最貴而靈者豈以毋恩難報而遂委之以甘同於草木邪當竭力以圖萬一之報可也是故甘旨以養口體不若養志也溫凊定省不若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也有過幾諫不若先意承志諭之於道也不虧其體不辱其身不若立身揚名顯親於後世也以類而推行之終身至於全歸而後已焉古之聖賢圖報其親者率由此而已惟睐勉乎哉

偶書

予在仕途危險屢矣初遭土木之害次遭權奸之害次遭逆賊之害次遭誣枉之害次遭謗毁之害夫土木之害瀕於萬死而得生身雖苦而心則不恐以所害者泛而不專也權奸之害惡其不利於己而逐之心不恐而身亦不甚苦也逆賊之害怒其不附己而戕之身既苦而心則甚恐也誣枉之害實忌嫉之辱幾難免身雖不苦心雖不恐而勢則可畏也謗毁之害欲搆陷之禍在不測身雖不苦而心則恒恐以怨之者衆也一在正統

十四年八月一在天順元年六月一在五年七月一在七年九月一在八年八月官愈高而危險愈甚傍觀者莫不寒心予則若尚留戀而不去者豈其本心哉會當脱此塵羈優游物外以畢餘生焉

紀夢

天順庚辰閏十一月九日予看歐文是夜夢見歐蘇二公面北坐歐左蘇右予坐于後歐穿墨緑衣面短而貌老蘇穿葱白衣面長有鬚歐慷慨談論蘇但唯唯而已

恍記歐言吾何懼哉使我取媚於世希求富貴決不能予因起敬曰宋朝文章擅天下者惟稱二公每於書中見之以為古人不意猶在世間豈非神明與使我輩得一見顔色何幸如之蘇公頷首良久起行自東廊轉而西予亦隨行漸不見予乃覺

古穰集卷九